

澳門文學創作叢書

伶仃洋

韓 牧



伶 仃 洋

韓 牧

東亞大學中文學會

伶仃洋

韓 牧

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出版

澳門嘉華印刷公司印刷

1985年 1 月

澳門文學創作叢書緣起

一九八一年初，應澳門東亞大學之聘來協助創辦一個中文系。因為是新大學，一切都得從頭做起。澳門是一個頗古老的城市，歷史較鄰近的香港為長，但在文化方面，却遠遠落後於香港，而文學園地更是一片荒蕪。最初本想辦一個雜誌，作為海外炎黃子孫的文學園地和溝通海內外文學界的橋樑，但來澳後很快的便覺悟那只是個幻想罷了。稍後又希望能辦一個雜誌以促進嶺南地區的文學活動，但這也還是個幻想，所以，旋即作罷了。

一九八三年六月間，秦牧先生從廣州來澳門訪問。機緣湊巧，和他見了面，並認識了《澳門日報》的幾位先生。談話間，難免又說到文學方面來了。於是，倡議在《澳門日報》上編一個文學副刊。此議一出，大家都很起勁，頗有相見恨晚之感。大約過了兩個星期，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文學副刊《鏡海》出世了。刊名是饒宗頤教授題的字。那時候，剛好放暑

假了，比較空閑，所以，最初幾期的編務便代爲負責。所刊登的稿件，則大多是自己和學生的。因爲人數少，登來登去都是幾個人的作品；爲了有些變化，只得給學生取不同的筆名，自己也用了五六個筆名，想來也頗有趣。過了不久，《鏡海》的稿源漸漸充足了，編輯的事，也就不必代勞了。但編雜誌的幻想有時候也還是會像幽靈一般出現的。

平日講授新文學，也指導學生寫作。雖然學生人數不多，但其中有些却很有寫作的天分。老實說，他們的作品就是跟一般知名作家的擺在一起，也毫不遜色。這樣的學生以前也曾遇見過。其實，是處處都有，年年都有的。但他們往往在離開學校以後，爲生活所逼，便日漸失去寫作的興趣了。他們需要培養和鼓勵。於是，決定把他們的作品收集起來，編輯《澳門文學創作叢書》，以促進澳門的文學活動。當然，這套叢書並不限於學生的作品。這只是個開頭罷了，以後是必定會逐漸擴大的。

到東亞大學來讀書的人大多不是生長於澳門的。然而，時間和地域的事實不必過於執着。七十年不算長，一天也不算短，只要在澳門一天便做一天澳門人。所以，東亞大學的人都

是澳門人，而這套叢書也是屬於澳門的。

在《鏡海》的發刊詞中曾說過「澳門應該修建自己的文壇」的話。現在看來，當初的這句話也並非空話。澳門文壇正在日漸修建起來了。不過，還需要更多人來共同勞動。

寧靜的澳門是個可愛的地方。

雲力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

東亞大學中文系

目 錄

卷一 鄉野小品

昨夜 3

山行手記 8

鼓掌與留皮 12

四絕 19

三序 21

伶仃兩岸 26

陽關三疊 31

獨吟三首 35

追尋杜甫 39

鄉野小品 49

卷二 惺忪夜

海外的陽光 75

相思 78

平洲觀日 83

燕歌 87

白望石澗 90

急水螺 93

貓 97

仙鶴翩翩 100

華南虎 103

紙雕朱銘 106

惺忪夜 109

卷 一

鄉 野 小 品

昨夜

摸索

夜 是黑的
夜之外也是黑的
方向 在黑以外

黑 把危險膨脹爲無限
也把危險
壓縮爲幾尺的視程
一砂一草都埋伏着急不及待的
狙擊
我有一雙準備跌交的手掌

光在彎曲以外
光在起伏以外
光必然在
彎彎曲曲起起伏伏的盡處

犬吠聲止 犬吠聲起
鮮明的音響地圖
顯示着腳下一個個山村的位置

彷彿有路 彷彿無路
探足到長草叢中
不是蛇 竟然是路

路斷了——
只要是路 就不會終止
我的尋覓的脚步打一個結
接駁起斷代的歷史

光在重雲外 光在那方向
光與我有直線的距離
雖然我又判斷着
在岐路的交點

風雨鳳凰山

在天與地的交界
夜
至大至圓 不可測量

夏留在地平線 冬到山腰
秋澈夜不眠 振動於

蕭瑟的蟲聲

春滿心間

爲看一幅最大最美的地圖

爲看流星飛進記憶

爲看一個海浮游在天上

爲看太陽 升自海底

海上

龍鼓洲的風燈驀地黯然了

狂風急雨 自山下咆哮衝上

挾雲霧草木橫掃低低的天

倚一塊背風的孤石

守一個斷索的營帳

在比冬更冬的第五季

伴一盞忽忽的營燈

夜在轉側 雷在惺忪

五千歲的鳳凰欲醒

升起之前

夜寒如冰
一切冬眠的都冷醒
在聆聽 隱隱的雷鳴

天地全灰
我們的頭燈是一組恒星
蜿蜒 | 起伏
探測黑的半徑

踩浮石 攀直崖
空游深谷上
以力上升 以氣上升
以意志上升
我們是始祖鳥的後代
振起四隻進化的翅膀

雲霧退盡了天星競閃
閃動閃動我們必見的信心
任冷風放肆成飛旋的冰川
冷不凝九十八度六的恒溫

流動 我們這流動的星座
上升的意念躍躍如火
黑的至高處是光的邊境
握手 啓明的巨星

山行手記

縱走大刀峴

——大刀峴，山名。如大刀反置，刀刃朝天。

泳過汙濁的人流
穿過未醒的山村
夜以繼日
攀向千尺上的迷茫

我說是雲 而你說是霧
什麼都好 反正它隔開了汙濁
還在飛舞的頭髮上偷偷凝聚
靜靜滴下 清洗着我們

刀口在前
雲霧隨不顧一切的疾風洶湧而上
自左自右自不知深度的下方
竟浮我而起
我凌空游步在刀口之上
下面也是天

這眩目的白光原來就像黑
濾去了形式又凝固了聲响
風啊你要靜 雲啊你要散
管它下面是鋒利的刀口
我要重獲我的重量

杯渡

據說 從靈渡寺登杯渡山
沿途盡是
嗜血的浮沙

如今在炎陽下
沒有風 沒有樹 沒有水
眩目的黃沙鋪滿
連綿的崖谷

一千五百年前
杯渡禪師曾經到此
漫步而行 馬追不及
踏木杯翩然渡海